

罪人

ZUI REN

〔苏〕阿纳托里·别祖格洛夫著
傅也俗 夏云译

群 众 出 版 社



罪 人

〔苏〕 阿纳托里·别祖格洛夫 著

傅也俗 夏 云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罪 人

〔苏〕阿纳托里·别祖格洛夫著

傅也俗 夏云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51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589-1/I·172 定价：5.80元

印数：0001—6000册

内 容 提 要

这个遐邇闻名的医院座落在莫斯科郊区的白桦林中。这里的主治医生鲍林大胆采用民间草药和饮食、睡眠、运动等疗法治愈了不少疑难病症。正当他在获得医学博士和巨额国家奖金的前夕，突然遭枪杀。是自杀还是他杀？动机是什么？这是一个难解的谜。

要案侦查员奇库洛夫在侦破此案中，逐步揭开了鲍林医生那鲜为人知的生活上的阴暗面，以及医院里发生的令人震惊的种种“医疗事故”的内幕。正当侦查工作步步深入时，医院院长又突然伏弹身亡，怪事接连发生……。

这部作品是苏联当代著名的法学家和作家别祖格洛夫的新作。他通过鲍林——这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堕落、毁灭，深刻地揭示了他那复杂的内心矛盾和痛苦，以及苏联当今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作家运用动人心弦的笔法，步步引人入胜，读后令人沉思。正如苏联评论界指出的：“这不只是一本侦探小说，而是一部涉及范围更为广泛，更具有社会性的感人的艺术作品。”

不只是一部侦探小说

阿纳托里·别祖格洛夫的新小说《罪人》，不单纯是一部描写刑侦人员发现罪行，抓获犯罪人的侦探小说。它比某些只是描写搏斗、追捕、枪杀的惊险小说更具有多面性和社会性。

作者过去是检察员，而现在是法学家和作家。阿纳托里·别祖格洛夫在其文学创作中涉及的问题，不是道听途说来的。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

阿·别祖格洛夫在将近22年的检察员的生涯中，不辱使命地捍卫法律，保护社会和国家的利益，保卫苏联公民的权利。

检察员每天都会接触到新案件和新问题：社会的、道德的和法律的，许多问题至今仍使作者不能平静。所以，在这位法学家、作家的作品中紧张激烈的情节层出不穷。他在作品中表现出对干扰人们生活的各种现象的永不妥协性。

《罪人》这部小说象阿纳托里·别祖格洛夫的其它作品一样，未必能列入“纯侦探”小说之中，它倒象是一部叙述保卫机关肃清社会中的杀人犯、盗窃犯、贪污犯和其他渣滓的写实小说。故事的中心是刑事侦查。小说中的主人公仍是读者都熟悉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检察院要案侦查员伊·奇库洛夫和侦查员达古洛娃。但他们不仅是审讯证人、嫌疑者和被告、进行搜查，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幻想和喜悦，有惊叹和愤慨；有自己的烦恼和追求，欢乐

和忧伤；他们对遇到的事和人有自己的观念和看法；他们有自己的精神世界。

可想而知，为什么在阿纳托里·别祖格洛夫的小说中经常有游离侦查业务的现象，甚至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竟争论起治疗方法，这不仅是由于案件发生在实验性的医院内，在那里采用的是传统疗法和民间药方，还因为在我们这个迅猛发展和节奏紧张的时代里，许多人均为自身健康焦躁不安。因而就这一课题发表谈话和写文章的不仅是医务人员。

作者系法学家和作家，因而不对任何一种医疗方法的效果妄加评断，这是医务人员的事。然而，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民间药方的偏爱大概是顺应潮流的吧！当然，这不是书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同时，我们不应忘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文献著作，作者有权虚构，有权保持自己的写作风格。

对小说《罪人》的内容勿庸赘述，对它的文学评价那是评论家的事。但有一点可以有把握地说：它一定会使读者感兴趣。

苏联检察院

要案主任侦查员

尤·兹维列夫

叶夫根尼·季姆洛维奇·鲍林睡过了头。直到他感到清醒前的最后一瞬间，一直被一个恶梦所困扰，梦见持续不断的剧烈的山崩……

“山，山……”鲍林在思索。“当然，生活就是一座山。”

于是他想起了：“人的一切随着人一道上升到山顶和下降到山脚。”这是叶夫根尼·季姆洛维奇在熄灯前读过的蒙田^①《随笔集》中的一段话。这本书就放在床头柜上。

最近，鲍林对伟大的法国思想家的著作尤为感兴趣。他接触蒙田的作品还是在大学时代。后来就把它忘却了，现在好象重新发现似的。

鲍林捧起书本读了昨天划了重点的一段名言：“任何人都可以在舞台上扮演一个很体面的人，但要在谁也无法窥探的灵魂深处成为一个体面的人，那才能达到顶峰。”

“达到顶峰！”鲍林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慢腾腾地站起。

① 法国人文主义哲学家。——译注

来。从开着的通风窗吹进了一股凉气，透进的阳光已照到衣柜上。鲍林惊奇地发现自己睡过头了。

“好吧，”他决定道，“骑自行车，游泳，做一套健身操，就会恢复正常。”

诚然，全套计划完不成，时间不够了。他要准时赶到医院，迟到这不是鲍林的习惯。虽然 he 已习惯过独身生活，但仍为没有可问“早安”的人感到烦闷。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住在莫斯科。家庭服务员又住了院。

鲍林穿好游泳裤、短裤、运动衫和运动鞋，骑上自行车出了村镇，向河边奔去。沿途遇到的熟人都向他点头致意，对白桦镇实验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这副打扮骑车上街，并不奇怪。就象现在人们对他在冬天，甚至最寒冷的日子里只穿件夹大衣，不戴棉帽和手套毫不足为奇一样。不仅如此，在他的带动下白桦镇涌现出一批“冬泳爱好者”，而且人数逐年增加。

鲍林去拉乌特河，一条平静而很深的小河，一般都是走公路。今天，他决定抄近道从松树林过去。地面笼罩着一层晨雾。叶夫根尼·季姆洛维奇的自行车颠簸得很厉害，因为他不断地穿行在爬满树根的小径上。

松林尽头，便是林中小路，鲍林加快了速度。在已经成熟待割的茂密的草丛中蜜蜂嗡嗡叫；云雀在高空啼鸣。鲍林不时抬头仰望天空，总想欣赏一下婉转啾叫的小鸟儿，他很快就骑到了公路上。离公路50米远，淙淙流淌着静静的拉乌特河水。

为了让汽车先行，他在路边停了下来。一辆红色的“日古利”牌轿车在缓缓地行驶。鲍林认出，这是“积分”联合

公司总畜牧师罗戈仁的私人小车。鲍林向他点头寒暄，而罗戈仁则摆出一副没有看见主任医师的样子。鲍林愉快的心情马上就消失了。

鲍林想：“直到如今他还怀恨在心，可能他是对的。若是别人处在他的地位上会表现得比这还坏。”

鲍林骑车匆匆越过公路，到河边需穿过一片茂密的小树林，往下行驶的路出现了斜坡。叶夫根尼·季姆洛维奇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除了离开镇子去出差和休假，他每天都到拉乌特河来游泳。鲍林有自己最喜欢更衣、放东西和停自行车的地方，这儿有一株向地弯成弧形的白桦树，它弯曲的形状象一把坐椅。主任医师向白桦树奔去。他已预感到一种乐趣：迅速更衣，跳入冷水中去，横渡小河，然后返回重新……

“然尼亚，你终于来了！”突然响起了温柔的喊声，一个女人好似森林女神一般从雾中飘飘而出。

鲍林一下子愣住了。这个女人带着用毛茛、勿忘草和母菊等野花编成的花环。

鲍林用手抹了一把脸，好象要驱散魔力似的。她年约45岁，中等个头，苗条的身材。面部还保留着青春的气息和迷人的魅力，披着淡淡的亚麻色长发，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但衣着……

身着一件天蓝色的绸料连衣裙，束着一条鲜红的腰带，侧面打着个蝴蝶结。头上戴着一顶宽边草帽，上面装饰着一大束人造花，脖子上还围了一条黄围巾。可是光着脚……

“她要干什么？”鲍林一边不安地想着，一边不自主地向四周望了望。

“然尼亚，我很早就想和你谈一谈了，”这个女人满怀激情地说，她的脸蛋变得绯红，“你难道不理解，我就是为了你而来的。”

鲍林觉得她会马上扑过来搂住自己的脖子。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撞到了灌木丛上，自行车也摔倒在地，发出了很大的响声。大概由于这一声巨响使他恍然大悟。他想起来了，这女人是精神神经病科的病人。

“对不起，您为什么到这儿来了？”鲍林严厉但并不粗鲁地问她。

她不作声，双手交叉在肩膀上从容不迫地脱下了连衣裙。

鲍林这下子慌了神。他曾不止一次地和神经病人打交道，但那是在医院里。可现在……

“要冷静，要冷静，需要找到一种适当的语言，喊叫是没用的……”教授在说服自己。

“科列诺娃同志，你认错人了……”他记起了病人的名字之后，和蔼可亲地说。

“亲爱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不会认错你的。”这个女人一边难过地说着，一边冲着鲍林教授走了过来。

他断然地说：“你穿好自己的衣服，并请你回到医院去，否则……”

科列诺娃气呼呼地鼓起了小嘴。

“我请你走，”鲍林和蔼地说，“您已经使我们俩人处于尴尬的境地。”

病人娇滴滴地细声细语地说：“我明白，你不愿意让人看见我们在一起。我也不愿意……”他往旁边点头示意：

“我们走，那边谁也看不见……”

“怎么陷入了这种处境！”鲍林感到有些手足无措了。
科列诺娃忽然紧闭双目，拉长声调朗诵起来：

“盛暑的夜晚，
只有我和你在一起。”

鲍林急中生智地想起了应该怎么对付这种病人。

他问科列诺娃：“对不起，你的名字和父名叫什么？”

“难道你忘了不成！”她热情地感叹道，“这是我，你的然娜奇卡。”

“然娜！”他尽可能把这个名字说得温存一些。“请你回到医院去。我马上就去……可我现在正忙着……对不起……”

“你一定来吗？”科列诺娃充满希望看着他。

“我一定去！”鲍林把双手放在胸前说。“你快走吧！这儿马上要来人的……我求你！”

病人惊恐地向四周望了望，马上穿好了连衣裙。

“谢天谢地！”鲍林总算松了一口气，并问道：

“你认路吗？”

女人点头说：“找得着。你拿着。”她紧忙把一个信封递到了主任医师鲍林手里，并把用野花编制的花环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鲍林蓦然感到两腿发软，双手颤抖。他看了一眼信封，用漂亮的笔迹写着：“然尼亚奇卡收”。

鲍林低声地说：“又在发什么呓语。我以后再来看。”

他搬起了自行车，走到了白桦树前。更衣是一分钟的事。鲍林戴上了橡皮游泳帽。不戴游泳帽他是不下水的。自

从数年前得了中耳炎之后，耳鼻喉科大夫劝告他要注意。鲍林丢掉了科列诺娃给他的花环，紧了紧游泳帽，沿着沙滩向拉乌特河走去。

他助跑了几步，一蹬河岸纵身跳入水中。刚下去感到很凉。鲍林在水中头也不抬，竭尽全力地往前游去，几口气就游到了对岸。接着掉头就往回游。他睁开眼睛巡视河底。他一直被水下世界的景象所陶醉。在这绿色的王国中游动着一群群半透明的小鱼，金色和银色的小鱼——鲫鱼、河鲈和红眼鱼在闪闪发光。在观察这些鱼类的生活时，鲍林不由得想到，人类之所以永远离不开水，就是因为生物起源于海洋。

鲍林用手轰了一下小鱼群，它们就象遵照统一指挥似地都往旁边躲去，但队形并不紊乱。突然，在这万籁俱寂的蔚蓝色的世界里传来一声：“他在这儿……”叶夫根尼·季姆洛维奇当即浮出了水面。

鲍林向周围看了看，没发现什么人。可能因为有雾，他看不见说话的人。

他一直注视着小树林，眼睛都有些发疼了。声音正是从那边传来的。现在他已经清晰地分辨出男人和女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就是科列诺娃，对此鲍林确信无疑。那男的是谁呢……

科列诺娃和男人在谈什么，鲍林听不清所有的话，但很明显是在谈他。谈话人不停地嘻嘻笑，声音中含有幸灾乐祸的腔调。

忽然从树丛中走出一个穿着浅色衫裤的人，这是罗戈仁。

鲍林想：“他在此地特意停了下来。但他怎么会认识科列诺娃呢？”

医院的这位女患者恰好就站在主任医师放东西和自行车的那棵白桦树旁。

鲍林逆着水流又游了几下之后，重向岸边望了望。现在和科列诺娃站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女人。他好似被电流击了一下，这个女人是他过去的病人格莉达索娃。

他充满了无名的恐惧。他眺望着对岸，或许游到岸边绕道回家？就穿着游泳裤步行回去吗？……是呀，还有气力游到对岸吗？

他用劲几下子游到了岸边。站起后深深地喘了几口气。侧耳听了听，已经没有说话声了。他们大概走了……

鲍林浑身打战。他无法理解怎么回事，是因为水凉还是受惊？

从大路那边传来了来往汽车的喧嚣声。

他跑到白桦树前，迅速地穿好了衣服，看了看表（防水的金表，总是戴在手上）：应当赶快返回。

可是，鲍林教授刚一抓住车把，从树林的后面又出现了科列诺娃。

鲍林气愤地说：“你……你还在这儿？”

病人把双手伸向鲍林并轻声轻气地说：“我是在等你啊！”

“罗戈仁为什么把她留在这儿？”鲍林忽然想。“或许那不是他？”

“朝大路走！”他果断地对她说。

科列诺娃顺从地往前走去。

“要不要把她送回医院去呢？”鲍林在思考。正好路上来了一辆卡车，教授拦住了汽车并请司机把科列诺娃送回医院。

病人默默地坐在司机身旁，汽车开走了。

鲍林跨上自行车，急忙往家赶。

每天早晨10点半，医院都要开全院工作会议，听取各科主任、主要专家的汇报，研究复杂的问题。

第一个发言的是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鲁季克，他谈到试验室任务太重，有些分析作不出来，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新设备马上就到，”鲍林回答说，“顶多再等一个月，我们的能力就可以增加一倍。”

然后就是极不愉快的消息，一个病人因肝硬变而死亡。鲍林在星期六离开医院前还亲自看过他。肝部已从肋下凸了出来，眼珠发黄。分析表明，病人的生命只能以小时计算，最多只能活一昼夜……

“他住院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希望了。”主治医生说。鲍林觉得这是在指责他。

“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他问医生。

医生耸了耸肩膀，很不高兴地说：

“当时我是反对住院治疗的……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结局。”

“今后我们仍将接受这种病人。”主任医师坚定地说，特别加重了“仍将”一词。“请记住：经常会有人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找我们。当我们试用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而无效时……如果我们怕负责任，那就请考虑，您选择这一职业是否正确……”

室内充满了死样的静寂。以前鲍林从未这样尖锐地提出

问题。是啊，他自己也觉得有些过火了。

“这都由于拉乌特河边发生的事所致。”鲍林心情沉重地思忖。

工作会议在继续。医生丘耶夫站起来发言。

“我的话很简单，”他说，“我负责治疗一个胃溃疡的病人，给他服用了‘鲍罗斯’药水。但没有任何效果。今年已有两次这种情况了。”

“‘鲍罗斯’药水并不是医治百病的万应灵药。”鲍林指出。

“可是两年前，我却成功地医好了类似的三位病人。”丘耶夫沉默了片刻又说：“试验是严格按照医院制定的方案进行的。”

“好，”鲍林说，“我去看看你的病人。”

然后发言的是精神神经病科主任索罗维契克。此时鲍林又想起了他在河边的遭遇。

“格莉达索娃，格莉达索娃……”鲍林气愤地在内心重复着。“她可不能独自到树林中去呀！可不能！”

鲍林口干舌燥，他从凉水瓶中倒了一杯水，一口气就喝下去了，并没有发现自己属下的警觉的目光。

在会议上只有直接向他提问时，他才进入角色。青年医生舒雷金问道：

“叶夫根尼·季姆洛维奇，什么时候才能出宣传如何服用‘鲍罗斯’药水的小册子？”

“是啊，”不知是哪一位随声附和地说，“我们收到大量来信，询问如何服用。如果我们每一封信都回复，这需要多少时间呀！”

“主要的，叶夫根尼·季姆洛维奇，”雅科列夫说，“人

们都问，在哪儿可以买到‘鲍罗斯’药水，难道真的解决不了在全国范围内生产的问题？”

“目前‘鲍罗斯’药水还是试生产，”鲁季克指出道，“哪怕整顿一下在白桦镇的销售情况也好啊。”

“对啊！”出席会议的一位同志说，“有的人正在发不义之财。我指的是二道贩子。他们成桶的买，并以高出二倍的价格出售！”

“你们已经看到了，销售点在搞什么名堂！”另一个人指出。“夜里就开始排队，搭帐篷，燃篝火，活象茨冈人的宿营地。而许多人就睡在露天……”

“是呀，我听说了。”鲍林点头说。

“对‘罗斯克’饮料也不妨整顿一下，”索罗维契克补充说，“这种饮料在旅馆的餐厅里销售……有消息说，服务员靠这赚了大钱，在黑市上以高出原价的两三倍出售。”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和罗斯托夫采夫谈过了。”鲍林说，“曾作过规定：‘罗斯克’饮料只能卖给住院每人一瓶……至于‘鲍罗斯’药水我们这么办，”他向索罗维契克说，“我请您今天和奥尔洛娃去销售点看一看，情况究竟如何……明天汇报。”

“好的。”精神神经病科主任应声答道。

“然后我们提出建议，呈交‘积分’联合公司的领导。还有谁要发言？”没有人发言，于是鲍林对会议进行总结：

“在结束会议之前，我想说几句话。关于肝硬变患者的死亡，我们要等病理解剖的结果……这一情况值得详加分析。我请大家记住一点：你们不要被病人带来的诊断结果所迷惑。我们应该忘掉‘没有希望’这个词……我们是和人打交

道……记住：每个人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必须为人的生命而斗争！如果我们这里仍发生死亡现象，那就是我们和现代科学的过失！”鲍林停顿了一下，又补充说，“最后一点，我希望大家遵守纪律。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病人，特别是精神神经病科。”

大家都盯着索罗维契克，也都困惑不解地看着鲍林。但他却突然向出席会议的人宣布：

“谢谢大家注意听我的讲话。散会。”

主任医师鲍林回到了办公室。索罗维契克来找他。他疑惑地看着她。

“您在给我抹黑，”她气愤地说，“我想具体了解一下，错在什么地方。”

鲍林不慌不忙，他在考虑是否值得谈科列诺娃的事，是否值得把情况都讲出来呢？

“你们的科很特殊，柳德米拉·约瑟福芙娜，”他很严肃地说，“我认为，对某些病人的行为应有所限制……”

“对不起，叶夫根尼·季姆洛维奇，”索罗维契克反驳说，“是您建议制度要放松些，以便让我们的患者感到他们不是在医院的环境中……”

“这是对的，”主任医师鲍林叹了一口气说，“对他们有好处……”他有些慌乱了，“简而言之，科列诺娃的行为使我不安。”

在提到科列诺娃的名字时，鲍林看到索罗维契克笑了。于是他把在河边发生的一切讲述了一遍，~~确切地说，~~是把在他游泳之前发生的事讲了一下。至于后来发生的情况，诸如罗戈仁和科列诺娃以及格莉达索娃的出现，鲍林都避而不谈。